

第十六 心魔情業破戒品

太空人登陸月球的第二日透早，釋一愁叨互碧天寺一短一長的鐘聲叫起，伊看對面棟的二樓，眾和尚陸陸續續出來置禪房外口的洗面槽洗面、洗嘴，伊無紮齒抵(vin)恰面布來，就去和室禪房邊的大浴堂簡單困(ghok 漱)嘴洗面，洗了行落樓跤，看廟門已經開一扇就行出來，悟玄沙彌當置廟口掃地（塊）。

「阿彌陀佛，師兄敖早。」

「無量壽佛，敖早」一愁回禮，「你掃帚(siu)因置佢位(duè)? 我來鬥掃。」

「毋免啦，我掃叨好。」

一愁想起永年來寺裡接受剃度彼早起，先遇著的人嘛是當佇拚掃的悟玄，這陣看伊抑穿猪鼠仔色的袈裟，感覺奇怪就問：

「悟玄師弟，我會記得你來誠久矣，咁抑未剃度？」一愁心想已經三、四冬矣，去學做木嘛早就出師做師傅矣。

「抑未，我明年正月才有滿二十，大師兄講，今年農曆十二月初八的佛祖成道日，拄好置新曆正月，寺裡若有辦剃度禮，我叨會當剃度。」

「哦！」一愁枕頭，對悟玄少年出家的因緣起好玄：「你哪茲少年就出家？」

「這、我，」悟玄欲講摺毋講，停一下才講：「我出家是為著減輕厝裡的負擔。唉！」講了嘆一聲，目睷反紅，轉身幹對別位繼續掃地。

「呼！」一愁看出這個話毋對悟玄來講是一支心靈的刺，悟玄無想欲講，伊亦歹勢摺問。這個時陣，悟真頭戴一頂像苦梗花的和尚帽，身捐(pāiⁿ)一茭火麩色布袈裟，布袈裟若像查某人的包袱仔，下底的布面胖出一個鉢的形，褲跤恰小腿縛絃絃(ǎn 絃)，位廟內行出來，悟真的出現拄好替一愁恰悟玄順勢轉話尾。

「阿彌陀佛，師兄早去早回。」悟玄代先講。

「這、」一愁看無悟真這身打扮的意向，一時愣愣講味出話。

「阿彌陀佛，」悟真看一愁在場就給說謝恰問安的招呼調換順序：「師兄敖早，多謝師弟。」

「哦！敖早！」一愁聽悟玄講早去早回愈感覺奇怪就問：「師弟，你是欲去佢？哪茲早？」

「化緣，今仔日輪著我下山化緣。」

「噢，安呢，無量壽佛，早去早回。」這是一愁頭一改拄著寺內的和尚欲下山化緣。

「是，託福，多謝，阿彌陀佛。」悟真轉身行幾步隨互一愁叫返頭。

「悟真師弟」一愁洵洵想著昨暝有農民夯手電仔，才想起家己的手電仔嘛需要換電池：「互我央(iang)一下，你經過白水街仔，咁會使幫我買電池？」

「好，喺大的？」

「上大號的，兩粒。錢，我另日才予你。」

「嗯，我知！」悟真轉身起行。

「多謝！」一愁定身看悟真行遠去的身影熟似熟似，著，伊想起當年置水里坑蓮音寺滯幾日，叨捌看過和尚這款打扮行出去，原來是欲下山化緣。

「師兄，今仔逐家攞置大寮食早齋，師兄咁無欲先踎寺裡食了才轉去後山？」悟玄好意講。

「我誠久無食早頓矣，毋免啦。」伊滯置山洞早就改做無食早頓，一直到為地藏王殿佇整地彼二箇月，伊才有食早齋，但今仔誠少勞動，就攞恢復無食的習慣。

「呼」悟玄應。

兩人攞開講一時仔，寺內傳出兩長夾一短的鐘聲，這款節奏的鐘聲重複三遍，一愁毋知這是代表啥麼，干單聽出節奏若准恰透早的無仝。

「是早課欲開始矣，叫逐家到大殿誦經。」悟玄講。

「噢，早課」一愁張躡一下講：「我嘛來去參加。」就行入廟內，伊是想家己毋捌參加過課(kèr)誦，難得今仔日透早人置茲，既然一日早暗兩課是和尚上重要的空課(kue⁵)，叨恰若學生做功課，是和尚的一種學道恰修行，一嘴叫十成不如十嘴喝一聲，就來去參加共修，泛勢會較諳。

一愁來到大殿外，悟明亦拄好位食堂趕到，看著一愁，招呼一聲同時感覺奇怪就講：

「一愁師兄，透早看你行出廟門，覺是你已經轉去後山矣。」

「無啦，置外口爾，今仔順遂來恰逐家做夥誦經。」一愁笑笑答。

「盍？欲來誦經，罕得幾時尼姑滿月，師兄頭一遍乎？」悟明講。

「嘿，」一愁枕頭，同時目頭結一下，聽無悟明前一句的話意，迨悟明行入大殿。

和尚各就各人的倚位，頭排是住持印心倚中央，兩個門徒淨雨、淨月分倚兩片，其他下輩弟子倚置後排，桌前各囤三本經冊恰木殼(kok)魚，干單一愁無家己的位，就去捎一个蒲團來囤踎悟字輩師兄弟後壁，伊問人今仔日欲課誦佗一本經的時，悟智叫伊倚踎悟真的位叨好，住持印心幹頭看眾門徒就位好勢，唱喝一聲：

「阿彌陀佛！逐家掀開妙法蓮華經，今仔欲課誦最後三品。」課誦晉前，印心發覺一愁也來參加早課，就問伊：「啊，一愁，你咁有看過這本經矣？」

「有，弟子有先讀過，毋過講咒語這章陀羅尼品干單稍影一下爾，毋知意思，味曉唸。」一愁答。

「嗯，真好，」印心輕輕枕頭：「咱今仔日嘛會跳過 26 品，位 25 品開始課誦。請大家掀開 25 品。」

一陣唏叻的紙聲了後，皓(kok)、皓...，印心開頭，木殼魚措(kok)到第四聲，眾比丘同齊唱唸《法華經》第 25 課〈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

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看起，碧天寺僧團對這品已經頌唸過誠濟遍矣，一愁起初嘛出聲唸，但迨味著僧團課誦的速度，而且伊發覺僧團的話音雖然嘛是台語，嗎(ma/)聲調怪怪，字目的懸低起落恰句讀的緊慢停頓攏變甲無甚清楚，聽起，您誦經所唸的台語若像一條傘髮平去的百幟帶，旋律單調，節奏無明，聲喉牽甲長長才擷一下木穀魚當做停頓。一愁味慣勢這種唸法，嘛味曉這種課誦方式，勉強跟(gin)一頁就停止朗讀，干單看字聽音，用心念，迨咧行，拄著家己毋諳或是無把握安怎讀的字，伊就特別斟酌的人是安怎唸，伊發覺真濟所在，悟智、悟慧是唸文言音，但較少年的悟明、悟定攏唸白話音，這若欲嚴格來講，漢文仙的一定教人愛唸文言音才算著，不過一愁無認為白話音毋著，親像「碼礁珊瑚」，老的讀 ma-no suān-ho、少年的唸 me-ler sān-o；攏有寡字，悟明可能是味曉讀，就有邊讀邊、無邊唸那尼(nā-ni 那裡)，含糊帶過，一愁臆(ierh)悟明普通時仔讀經，若拄著毋諳的字一定無去問人，攏安呢清采准是的款。

〈普門品〉誦了跳過陀羅尼這章換誦〈妙莊嚴王本事品〉，最後課誦上尾一章〈普賢菩薩勸發品〉：

.....若魔若魔子若魔女若魔民若為魔所著者。若夜叉若羅刹.....佛說是經時普賢等諸菩薩、舍利弗等諸聲聞及諸天龍人非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而去。妙法蓮華經卷第八終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經文誦了，眾僧齊唸「回向偈」才完成今仔日的早課，因為省唸一品，抑賒一朥仔時間，住持印心就簡單講兩個古冊有記載的故事，故事是講古早有人課誦《法華經》得道證果，往生了後，坵落土跤，所有骨骸攏爛去矣，但嘴舌猶原味壞，攏會生出青色蓮花。講了，吩咐眾門生「有冗叨較捷唸這本妙法蓮華經」才散鼓，和尚各自回禪房。

釋一愁捩過大殿的護龍仔，跔上二樓擱去藏經室提幾本佛經了後，欲落樓梯的時看著悟慧恰悟明亦位樓梯行起來。

「阿彌陀佛，師兄佛經提好欲走矣？」雙方相拄，悟慧先開嘴。

「是，無量壽佛，恁亦來提？」一愁順嘴回答，身軀自然閃邊欲讓悟慧恰悟明過，悟明笑一下。

「歹勢，師兄且慢，有代誌想欲揣師兄參詳。」悟慧講。

「何？有什麼貴事？」一愁停步。

「咱入來藏經室坐咧講。」悟慧講了行做頭前，到藏經室門口的時，悟慧恰悟明斡頭掠後壁恰樓跤巡看一下才開門行入去。

「兩位師兄請坐。」悟明講了，三人分別扭(ghiu)一僚椅仔坐。

「是安呢啦，毋知你有聽仔講否？今年立法院通過一个管理宗教、廟寺的什麼法律，規定廟寺愛比照民間團體成立、啊、」悟慧講到茲停一下，一愁插話講：

「這管理委員會，咱碧天寺早就家已成立矣啊！」一愁同時想起三年前，悟慧想欲爭取做委員的代誌，後來伊聽仔講是印心住持指定悟智做，悟慧恁私下給悟智反應提高方便金的問題，尾手誠實有提懸，下一年起每月日，一愁也領著百二元。

「這無全，最近咱寺裡有收著政府的公文書，講是愛照政府規定的辦法成立什麼財團法人、噯、彼落董事會。」

「盍？zāi 團法人？什麼意思？佗一字 zāi？」一愁頭一遍聽著這個新名詞。

「錢財的財，意思我嘛無甚了解，講是專門仔管理佻錢有關係的代誌。」

「咱是宗教信仰的寺廟，也毋是利益團體，哪有需要什麼董事會。」一愁講。

「看起，一愁師兄你攏毋知的款。」悟明插話講。

「無聽見咧，我今仔較少來寺裡。」一愁講。

「阿叨前一站仔新聞吵講，有的廟寺足有錢的，一寡大官虎才講廟寺免稅，嗎(ma)收入開銷愛有制度管理，毋才立法規定宗教廟寺嘛愛成立財團法人佻董事會給政府報備。」悟慧簡單說明。

「呼！這，咱叨管委會改名做董事會、」一愁未講煞。

「無全啦，昧使安呢啦，政府有規定董事會的辦法。」悟明講。

「呼。」

「是安呢啦，今仔民主時代，董事、監事講愛用選的，」悟慧繼續說明：「董事佻今仔的管委會全款七个，不而過，咱寺裡的和尚變三个名額，地方優波塞代表加一个名額變四个，阿監事三个，和尚一个，優波塞兩個。我算盤揖(diak)過，用選的，我叨有機會牢董事、若無，嘛會當牢監事，關鍵差置一愁師兄你、」悟慧未講煞。

「啊、無影啦，恁欲做的人去選叨好，我昧去爭取。」一愁趕緊表示態度。

「是啦，我知影師兄你無欲做，毋過若有你支持，我叨較穩當。」

「安怎講？」

「咱佛門一向是尊師重道，頂司管下司，鋤頭管畚箕，輩份分明，所以董事由住持師公、淨雨師伯佻阮師父三个來做是當該然的代誌，毋過住持有佻叻(nauh)，講伊今仔歲頭大矣，身體嘛欠安、」

「伊幾歲矣？」悟明問。

「七十外仔外，無的確八十矣」悟慧繼續講：「住持講伊無欲參加董事會，甚至有想欲退位，講，緊者明年、慢者三寶殿起好叨無欲擱做住持矣。」

「三寶殿？」一愁感覺奇怪，碧天寺目前並無起厝的工事，伊嘛毋知佻位是三寶殿，就無意中插一句話。

「噢，這是咱廟寺按算欲擱起的大雄寶殿，今仔干單仔想爾。」悟慧講了，悟明枕頭，嘴角笑笑，表示有這個計劃。

「噢，安呢喔」一愁捫頭。

「是啦，所以住持若毋做董事，朗(lang^ㄥ)出來這個名額當然是由咱這輩的師兄弟來做，咱師兄弟內底，論食米配鹽的濟、唸經禮佛的久，嘛是我佢悟智兩人上有資格，我有算過，阮兩個實力會使講平拄丁，相拍昧過田岸，我有把握提著四票，悟智嘛可能有四票，恁師父老菩薩味來，所以講，關鍵叨置師兄你這票。」

「是啦，一愁師兄，二師兄若加你這票叨穩舫舫(dak)矣。」悟明講。

「這，我想，我抑是保持、啊」一愁想欲講保持中立，但安呢講擱感覺不對，就改口：「像較早安呢，莫、莫睬寺裡的人事代誌。」

「無諾，一愁師兄，罔講你無欲做，但你嘛有權利選擇。」悟明講。

「這，我莫選，我想，你佢大師兄兩個，啥麼人做攏、攏好、攏無差。」一愁洵洵嘴舌味順，因為這句只是面底話，毋是伊真正的想法，講了欲似犯著誑嘴戒佢兩舌戒，嘴底隨細聲唸一句：「無量壽佛！」為家已洗罪求救。

「有差諾，互二師兄做絕對會較好，像頂回方便金會提懸，就是二師兄去爭取的。」悟明講。

「董事會俾時欲成立？」一愁問。

「按政府規定，上慢明年春，三月以前愛成立佢報備，咱寺裡可能置年底叨欲成立，同時選董、監事。」悟慧講。

「這抑久咧嘛，彼陣才看昧，師尊老菩薩毋知會同意我投票否？」一愁講了叨倚起來。

「是，我是先給師兄講，萬事拜託。」悟慧講，同時也倚起來。

「我轉來後山，先行一步。」一愁講煞，佛經提咧就做前行出藏經室。落樓梯的時，伊心內暗想：希望到時悟慧恁莫擱來煩我，啊！管汰，時到時擔當，無米才煮蕃薯籐湯；時到若歹做人，莫來寺裡就是；無定彼陣會有啥麼變數，昧去牽涉著我、害我為難。

事情的發展叨像一愁所望，置「財團法人枕雲山碧天寺董事會」成立晉前，有兩層代誌互悟慧的用心失去計較，使伊不得不放棄爭取做董事的眠夢。第一層是中秋過了，悟明犯戒被碧天寺注銷比丘身份，永遠趕出碧天寺僧團，安呢悟慧就減一票去。第二層是釋迦佛成道日過了，沙彌悟玄已經正式剃度為僧，所以有資格參加二月成立的董事會，這是悟慧、悟定佢悟明三人無料著的，恁原本以為年底董事會成立，悟玄抑未剃度，無投票權，就算董事會置悟玄剃度後才成立，按沙彌剃度、受戒的不成文慣例，也會輪著淨月做監護僧，對伊顛倒有利，哪知悟明犯戒，互淨月誠無面子，歹勢擔任悟玄的監護僧，悟玄就由淨雨剃度，安呢悟慧的對手悟智叨加一票出來。這般一消風，彼般一胖長，悟慧只好無牛駛馬，安份拏一席監事。事後，一愁頭一擺擱拄著悟慧的時，客氣為伊無來出席給悟慧會(hue^ㄥ)失禮：

「二師兄，歹勢，悟玄剃度彼工，我覺是師尊老菩薩會來寺裡觀禮，才欲給伊請示董事會選舉的代誌，但師尊無來，以後嘛無擱見著，所以董事會成立彼工，我叨無來，歹勢乎，辜負所託。」一愁講。

「咪啦，師兄毋通安呢講，我看開矣，眠夢罔眠夢，抑是較早暍較有眠，世間事真正是千算萬算毋值天一劃！哈哈！」悟慧講了輕輕發出感嘆的笑。

「哦？」悟慧的回答互一愁心肝惱一越(chuà-zit-diěr)，想味到悟慧並無埋怨。

「這攏是悟明使鬼弄蛇，未剃度入寺叨給我注射，我家已耳孔輕互伊諷動去，一時味記得出家人隨緣隨喜，遂妄動無明，墜落貪瞋癡三毒火坑，見誚！阿彌陀佛。互師兄你看笑矣！」

「不敢，無量壽佛。」一愁本來欲安慰悟慧無魚蝦嘛好，至少抑擱當選監事，但話到嚨喉隨感覺悟慧泛勢已經無佇掛意這款世俗名執，就轉話干單講：「有失亦有得，師兄會當看開上好。」

「嗯，回轉本來面目嘛算是跋一倒，祛著一隻金雞母。哈哈！抑是師兄悟性較懸，以後愛向你多多學習。」

悟明被開除和尚籍的代誌造成悟慧跋一倒，顛倒祛著一隻金雞母，覺悟紅塵名祿是無常，恢復清淨之心，但煞造成碧天寺的名譽嚴重破孔，嘛害一愁險險陷入魔劫。

太空人登陸月娘的兩箇月後就是中秋節，一愁來寺裡參逐家做夥團圓，照舊例，一年三大節暗課歇暍，互眾人慶中秋、食月餅、擘文旦、看月娘，一切像民家，無全的是今年的賞月增加一寡話題：太空人置月娘頂創啥貨？月宮的仙女咁知影美國人有來過？泛勢嫦娥當反悔，想欲倒頭飛？……眾人輕鬆若賞月若配話，洵洵悟真將話題轉去無置現場的悟明：

「噯啞，茲晚矣，悟明師兄抑未轉來？」

「嘿，伊逐遍下山化緣攏嘛晚轉來，無定又擱置外寺掛單矣。」悟定講。

「我感覺咱寺裡有需要裝電話，遠路化緣味赴轉來的人應該敲電話講一聲。」悟智講。

「牽一支電話愛啫濟？」淨雨問。

「報告師父，我捌問過電信局，今仔裝一支差不多愛三萬，奚是山兜溫泉區彼踏裝的價賬，茲置山頂，若欲裝，電話線牽來到茲，起碼愛加十萬。」悟智講。

「呵！遐貴！」悟玄沙彌喝一聲。

「嘿啊，叨是茲貴，所以滯置麒麟嘴水火洞遐个店頭比咱廟寺較近嘛無人敢裝電話。」

「悟真，明仔載你欲去佗化緣？」悟定轉話題問。

「明仔載拜六呢？免化緣，後禮拜一才輪著我。」悟真答。

這暍一直到關山門，悟明攏無轉來，一愁留置寺裡隔暍，雖然悟慧建議伊會使去悟明的房間暍，但一愁認為無先徵求悟明同意，較歹勢：「我暍大禪房叨好。」

第二日，一愁攏來參逐家做夥做早課，課誦《金光明最勝王經》，誦到〈滅業障品〉的時，一台食柴油的裕隆仔烏頭仔車駛來到碧天寺的山門口停落來，後壁迨一台軛多拜亦停落來，拄將山門外埕的坵厝(là-sap)掃做兩堆畚圾(bùn-ser^ㄝ)的悟玄一看叨知騎軛多拜的是本地觀嶺村的村長賴明和，伊是碧天寺管委會三个

在地優波塞身份的委員之一，烏頭仔車一停，兩片車門臨邊拍開，跨出兩個人，「啊！」悟玄叫一聲，心想：「啥麼代誌？」無顧杯(but)畚圾就位埋尾趕緊行來，伊怪奇今仔日管委會的三个民家委員是安怎茲早叨來寺裡，而且是相招做夥來。落烏頭仔車的這兩個分別是置議會做縣議員的林登福常務委員恰置白水街仔開金仔店的楊群雄委員，兩人手底攏提一份新聞報紙。

「阿彌陀佛，委員大德敖早。」悟玄抑離誠十米遠叨大聲叫，繼續行俾來。

「哦！」三人同時幹頭，干單賴明和村長回應一聲：「敖早！」

「住持有佇(deh)咧乎？」林登福議員問，誦經聲傳入三人耳孔：「抑佇做早課？欲煞未？」

「將欲(ghiong<veh)煞矣。」悟玄回答。

「嗯，你掃了趕緊入來，將廟門攏關互好，門起，今仔日莫開。」林登福講了，轉身就行入山門，另外兩個委員也行入去，悟玄欲問「是安怎」，話味赴出嘴，只好目頭結結送您的背影匆匆徬徬盪過前殿的走廊。

三人來到大殿，踎外面聽候，目矚攏佇斟酌後排和尚稍可領低的光頭，每一粒後斗穀(kok)看起差不多。林、楊兩人徙位行來較邊仔看嘛干單會當看著和尚的一朮朮仔面。

「40歲，你看佗一个？」林登福問。

「上邊仔彼个看起抑誠少年，應該毋是。」楊群雄講的是指悟真。

「可能是中央彼三个的其中一个，頭一个是悟智，50外矣，無可能是伊。」林登福講，伊所臆的是悟慧、悟定恰倚置悟明彼位的一愁。這個時陣，一愁因為味曉用誦經的腔調課誦經文，無完全迨咧唸，伊已經家己先看了〈滅業障品〉，聽著殿外有人佇講話就幹頭看一下，面去互三个委員看著，林、楊兩人知影您的聲喉甚大就落低講較細聲。

「咁這個？」楊群雄講。

「毋知，中央彼个若准較少年一寡仔。」林登福是指悟定。

早課歸尾置眾和尚合唸「迴向偈」了後結束，住持印心法師轉身過來，發覺置殿外講話的人原來是三个管委會的優波塞委員，就放棄原本想欲講的話，干單講一句：「今仔日早課到茲為止」就行過來迎接委員，三个民家委員也跨過懸懸的戶椗，行入殿內。

「阿彌陀佛，三位萬安、敖早。」印心雙手合十，先開嘴招呼。

「啊啊、敖早、食飽未，大師敖早！」林登福原底帶一絲仔受氣的話去互印心搶晉前的客氣話擋置囉喉，害伊變杜舌，只好按下憤怒迨印心回應一句相借問。

這樣時，淨雨、淨月恰悟智因為嘛擔任管委會的和尚委員，也攏行俾來，林登福看其他四个和尚當欲離開，無顧表明來意就大聲叫問：

「恁幾個下輩的、噯、下輩的和尚、噯、較少年的師父，恁啥人昨昏有去嘉義否？」

四个和尚同時目頭結起，攏搖頭，在場所有和尚心內起一陣莫「明」其妙，其中一愁看這個問話的生份人恰另外一个生份人若像攏掠伊恰悟定一直相，您面

頂激出來的表情恰問話的態度若警察若督學擱若信眾，也使伊莫「名」其妙，無法形容。四个被問的和尚因為莫明其妙，就繼續留置殿內。

「無人承認。」林登福家已細聲講，不過倚置邊仔的人攏聽會著這句話。

「請問委員，什麼貴事？」印心問。

「老師父，恁咁攏抑毋知？今仔日的報紙攏無看？」林登福問，同時彼支提報紙的正手夯一下。

「抑未，寺內眾比丘攏先做早課，今仔才結束。」印心講。

「是啦，議員先的，咱寺裡的比丘早起愛誦經了才有冗。什麼代誌是否？」悟智補充兼問。

「呼，恁家已看叨知，有人嘴唸經，手摸奶，恁攏無發覺。」林登福這陣才將腹內的氣吐出來，同時給手底的報紙侏(du)予印心，楊群雄也將報紙交予悟智，悟智轉手欲交予淨雨恰淨月。

「你看叨好。」淨雨講。

「嗯！」淨月比手勢同意。

印心恰悟智給老人目鏡掛起，掀開報紙的時，楊群雄分別報恁看紙頂一角用八大字印講『六根不淨 佛門蒙羞』的所在，邊仔擱有一排寫『沒抓到通緝犯 卻抓到破(pèr)戒犯 和尚尼姑幽會通姦』的小標題，淨雨恰淨月眼著標題惱一下也分別提出老人目鏡，倚俵來印心恰悟智的邊仔看。這條新聞字數誠濟，寫講：

〔本報嘉義訊〕中秋節當天傍晚，嘉義市警方接獲民眾密報，說嘉市中正路靠近山仔頂的一戶久無人住的老舊民房近來時有不明份子出入，懷疑是通緝犯窩藏其中，警方便調集人馬趕去抓人，以越牆而入的方式讓嫌犯措手不及，當場發現一對光頭男女……

較詳細的內容是講：報案的人滯附近，知影這間舊厝的住戶置大地動了後叨搬走，數年來一直無人滯，但最近半年洵洵發現三不五時有身分不明的人置欲暗仔的時陣進入，有時一个查甫的、有時兩個親像一男一女的打扮，進出彼時攏頭戴一頂『鴨舌帽』，動作鬼鬼祟祟，會前後看一下才進出，等日頭落山才離開，擱有時陣是兩個同時入去，干單一个離開，民眾早就懷疑這間空厝互歹人利用去，因為最近嘉南地區出現鴛鴦大盜的搶劫案未破案，昨昏中秋節下晡四點外擱看著可疑的男女進入，隨敲電話去警察局，警方接著密報也研判有可能是鴛鴦大盜，馬上調集人馬到現場埋伏，這間老厝有外牆，牆仔門位內面門咧，警方驚鴛延時間就跔牆仔入去，靠壁俵近窗仔門聽著內面有查甫、查某親像是若笑若講：『犯什麼律』、『偷什麼』、『上好（最好）』茲个字目，發覺門無鎖就『閃電進入』，看著房間內一對剃光頭的男女褪光光當佇『辦那件事』，警察洵洵從人去，兩人昧赴閃避穿衫，只好繼續攪做堆，掀棉被給身軀搗(om)咧，警方欲擷(hià)衫互恁穿的時，發覺恁除了有一般的男服女裝以外，擱有和尚、尼姑穿的袈裟、布袈裟恰輕銀仔做的鉢。因為兩人無紮任何身分證件，警察問恁擱毋講，懷疑身

分無單純，一定是為著蒙(muā)人耳目，故意打扮做『假僧尼』，就押轉去警察局『詳細盤問』，警方威脅若毋講就欲送法辦，兩人只好坦白家己是真正的出家人，查甫的 40 歲，『又天寺』和尚，法號『悟又』，因為又天寺無電話，無法度查證，悟又就講『兩人幽會的房子』是恁兜的舊厝，地主就是恁老父『郭又又』，地動後厝壁必開，毋敢擱滯，『全家』已經搬去嘉義市白川町，警方隨按址揣著郭又又，證明有一个後生置又天寺做和尚；查某的 38 歲，『又羅寺』尼姑，法號『蓮又』，記者特別加一句『徐娘半老，猶有姿色』來寫『蓮又』，因為又羅寺有電話，警方當場敲電話求證，證實蓮又是該寺的比丘尼，受命下山化緣，兼入城連絡又羅寺所做醬菜恰蔭豉仔產品的寄賣空課。警察罵恁出家人四大皆空，應該戒淫，怎可做出這款見諂代，悟又顛倒笑警察毋諳大乘密法的高深法門，伊講伊恰蓮又空行母是佇用樂空雙運法修煉『無上瑜珈』，這個法門一定愛勇父恰明妃雙身共修，警察聽一下『啼笑皆非』。因為兩人各無婚姻，擱是心甘情願，而且是置家己的厝辦私事，並無犯法，干單犯著出家人的『通姦戒』，警察『只能訓斥他們六根不淨，乾脆還俗，免得佛門蒙羞』，叨給兩人放掉。感嘆掠無通緝犯，煞掠著破戒犯。

「阿彌陀佛，業障，罪孽！真是罪孽！」印心面仔一陣紅一陣青，大約看了先唸一句，就給報紙還予林登福，同時幹頭看遐个悟字輩的弟子。

「罔講報紙無明寫，人一看嘛知影是咱碧天寺恰大羅寺。」林登福佇講的時，悟智也將報紙侏(du)還楊群雄。

「咁是悟明？」印心問，「無來參加早課乎？」

「稟住持，悟明師弟昨昏落山化緣，無轉來。」悟智答。

「嗯，」印心枕頭，轉身換叫：「淨月、」未等淨月應話，就責備：「你是安怎監護的！」

「弟子在，」淨月的面置看報紙的時叨已經反紅，聽師父叫名，頭隨纒落去：「弟子監護不周，甘願受罰。」

「我看，追究責任的代誌先按下，國有國法、教有教規，個人的部份欲安怎罰，恁家己才去討論」林登福插嘴講：「今仔這件、彼个悟什麼和尚犯戒，互報紙刊出來，破壞碧天寺名譽才是大條，先處理這條較要緊，這聲若處理了無嬌喟，明年想欲起三寶殿，阮茲个委員哪有面子去叫人出錢？」林登福講煞看一下楊群雄恰賴明和。

「嘿啊，早起林議員走來揣我的時，阮厝邊叨佇會(hue)矣，講什麼野和尚，毋情藏(zǒng)，以後無闌(iam)味使做和尚、」楊群雄講。

「阿彌陀佛，」印心拍斷楊群雄的話，淨雨、悟智、淨月也相續唸一句「阿彌陀佛」，印心繼續講：「委員，請莫(vok)造口業。」

「這毋是我講的，是別人講的，林議員嘛有聽著。」楊群雄趕緊辯解。

「楊老闆，先莫管別人安怎講，處理代誌較要緊。」林登福講。

「是啦，林常委講得著。」印心講：「安呢啦，三位既然已經來矣，這陣管委會的委員攏置茲，貧僧就請逐家來開一个臨時會，討論這層代誌安怎做才好

勢，另外關係年底成立董事會佻起三寶殿的計劃嘛需要三位指教。毋知三位有冗否？」

「這哦，我是下晡一點以前愛趕轉去議會，楊老闆佻賴村長恁看安怎？」

「議員若無問題，安呢嘛好，村長伯也，你咁是講你欲去佻？」

「噯，這、無、我下晡才去好啦。」賴明和講。

「多謝三位，悟智，你去給資料提來藏經室，會記得政府的公文，攔有董事會的辦法。各位委員，咱先來去藏經室，這月，請。」印心講了，比一个手勢，做前對正月行去，經過悟慧恁四个人的時講：「悟明若轉來，叫伊來揣我」。

「悟真，你去準備寡茶水來。」淨雨講了，讓三位優波塞委員先行，「三位，請」。

「是。」悟真答。

悟智向倒月行去，其他四个人隨迨過去。

「大師兄，悟明安怎 hioh(何)？」悟定問。

「犯五戒。」悟智無心情講，繼續行。

「曷(ha^m)？犯著啥麼戒？」

「今仔我無冗，寺裡彼份新聞，看悟玄提入來未，恁家已去看。」講煞幹對辦公室去，悟真往食堂，另外三个人行向前殿去揣悟玄提報紙看。

釋一愁轉來山洞了後，悟明破戒的報導不時留置伊的頭殼內轉楚。

彼工，四个人做夥看報紙。

悟慧：莫怪恁遐氣、遐緊張，悟明當是啊犯淫戒。

悟定：最近半年，逐遍置外寺掛單或是晚轉來，泛勢攏是...。

悟慧：哼！（嘴合咧干單鼻孔出喟）暗路行久也會拄著鬼。

悟定：二師兄，無上瑜珈(iu-gah)是啥麼？

悟慧：毋捌聽過。

悟玄：一愁師兄你知否？

一愁：不可說，不可說。

悟定：是安怎？

一愁：因為是密法。

悟慧：哈哈！

悟定：何？我看是佇安呢。悟定將正手的二指插入倒手的拳頭母內面，連續比三下。

悟慧：好矣，莫踎茲春春臼(zīng-kū)。悟慧起手給悟定的手勢裨掉。

這幕再度浮出一愁的腦海，是啊，悟慧的譬喻誠成，毋過傢俬無春春臼茲大副。悟定的動作互伊想起囡仔時陣宏山仔恁阿嬤興哺檳榔，嗎無嘴齒，欲食以前，攏愛用一副像甌仔遐細的鐵春臼將菁仔佻老藤先春互碎才挖出來哺，彼副鐵春臼佻椿槌已經互檳榔血染甲反紅，宏山仔的阿嬤毋甘一寡檳榔幼仔討債去，攏會給春臼內舐(zu^m)舐咧，才攔給椿槌哈哈咧。冇空的拳頭母是春臼是明妃是空行母，

結實的指頭仔是椿槌是勇父是金剛杵！幾番思量，洵洵感覺碧天寺的護身光罩欲似互悟明春破，名聲變甲濁噩噩(giak)，若魔若魔子若魔女若魔民若為魔所著者由慾界第六天¹紛紛降落枕雲山來侵犯伊的睡眠打擾伊的坐禪抽亂伊的六根呼喚伊的記智啥麼人造的四大²多苦多難啥麼人浸的春花發酵激酒啥麼人唱的花非花霧非霧啥麼人講的空非空色非色啥麼人設的戒非戒律非律啥麼人修的破戒破執破空啥麼人悟的他化自在天非想非非想天³所以修修修釋釋釋放下戒律放下禪定放下智慧悟入不二法門便可自由想入非非.....

毋知是夢中的坐禪或是坐禪的冥想：釋一愁聽著絞骨擦(chè)草枝的聲嗤嗤叫聽著柔軟幼秀的音色腮妮(sāi-nāi)叫位洞外輕輕流過，起初若有也若無，伊無梯(tiⁿ)開目矚，第二回嘛全款，但聽著愈清楚，第三回親像少女的笑聲嘻嘻叫綿綿如蜜流入耳孔若准熟似的人位遠遠的對岸踏水行過來擱行遠去，釋一愁目矚梯開，看著一仙恰若是公學校彼个初次引動伊懷春的李幸珍已經熟甲二八少年時的形影。李幸珍正港琳菓面桃花紅的嘴頗(pè)，公學校五年的時教導處重編班，將全年級成績上優秀的學生集中踔這班特別催教補習。這是我恰伊正港同窗讀冊的一年，看李幸珍的座位置女性學生中排的頭前二位佇換從來毋捌落落(lak ler^ˋ)第三位叨知影伊的成績夭壽好，因為阮教諭林文科尚(さん)每擺月考了後擺會重排座位，男女分片坐，愈中排的愈前位的叨是愈前名，所以查甫第一名恰查某第一名擺分別坐置兩嘍中排的上頭前，第一學期我位窗仔絞排有進無退跳過四排來到中排の後壁尾二位，第二學期開學了後延續頂學期的座位，有一日毋知是安怎，我憂愁的目神互伊溫柔的目光照一下，洵洵感覺伊琳菓面桃花紅的嘴頗若像隨時佇見諛帶羞容的面有夠嬌，伊長長的目睫毛一翦，我憚憚(dām)的心肝頭一顫，就無張無弛互伊煞(sàⁿ)著頂腹蓋(gua^ˋ)，開始會曉暗中愛慕小姑娘，坐置離伊幾落位的後壁拄好會當真自然觀看伊的背影，為著有機會恰伊坐相俛做學習と良い賞⁴的厝邊，我正經下決心讀冊，哪知入中排了後進步誠輿，足足用一學期到第四遍月考，我才連冊包徙來頭前第二位恰伊隔一條四十米厘通道坐做夥，我坐好幹頭看伊也幹頭四蕊目矚洵洵相拍電，我的品質可能較懶(làm)隨シヨート(short)，感覺面發燒心內起見諛，伊的琳菓面自底叨桃花紅毋知心內咁有起歹勢，我慶幸會當恰伊坐茲俛但是坐著礙偶礙偶(ghai^ˋghierh)開始無法度專心聽先生(sian^ˋsè)講課，總是感覺邊仔的李幸珍是一塊吸石將我的心思扭去，佳哉學期擱俛幾日叨夏休み，心想歇熱了後相信擱恰伊坐做夥我叨味茲緊張？可惜誠不幸，學期尾開同樂會的時，先生講今仔日是李幸珍學友恰逐家同窗的最後一日，因為伊的多尚食會社的頭路互官廳調去別位，下學期愛轉學，叫逐家拍蹠仔給歡送，我雖然也迨人拍蹠仔嗎心肝誠失望。此後就毋捌擱看著李幸珍，偷偷仔愛伊規半年的情份

- 1 欲界第六天，名為「他化自在天」，為佛教三界中之欲界的最高天，這層天的天人不須自己行樂，喜歡下天化作，與人行樂或以他人之樂事而自在遊戲。
- 2 四大，土（地）、水、火、風的合稱，佛家認為現象界是由這四種元素構成的。一般人常誤以為四大指酒、色、財、氣，斥罵悟明的警察便是。
- 3 非想非非想天，是三界之最高界「無色界」的第四天，也是三界的最上層天，這層天的天人所修禪定，至極靜妙，幾乎無思無想，又稱「非有想非無想處天」。
- 4 學習と良い賞，學習優良獎、學業優良獎。

嘛不知不覺冷去，一點仔叨味思念，毋過伊桃花紅的琳菓面佻幼秀的形影應該有留置緬慕蕊⁵內底隨歲月大漢，看起是大三、四年大到二八青春時。嗯！彼个查某因仔咁是李幸珍？哪會行對茲過？釋一愁起疑問，一日聶，彼仙形影消失去，伊才回想公學校彼時的這段往事。想了認為無可能，一定是家己聽毋著看毋著去，才攔給日暘契起，希望給家己觀入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是苦……

熱人下晡，公學校放學了後，日頭已經落軟，但是離地平線抑有兩點鐘的遠，少年陳漢秋夯一支鎌力仔佻扁擔行過庄後的兵仔營，行來牛稠溪邊割草，準備日頭落山以前割好兩總(zàng)擔轉去，會赴互悠兜彼隻抑置田裡犁田的水牛有暗頓佻隔轉日的早頓通食，這是伊開始暗慕李幸珍了後，老父新派予伊的空課，為著欲較早完成，互家己抑有時間去佻因仔伴拍干轆、挾(guat)廷仔標，伊誠認真割，但是位溪裡傳來的笑聲佻聽味清楚的話聲嘛時常給伊錫(siaⁿ)去，五、六个阿兵哥當置溪裡洗浴，悠褪肉體蹠水底耍(sng)甲有講有笑，半人懸的水淹到肚臍，拄好有夠互悠泅(siu)水、藏水沕(vih)，伊有一朶仔欣羨茲个阿兵哥，聽人講做兵誠艱苦，天皇の兵士攏足操，是安怎這個兵仔營的阿兵哥茲輕鬆？當日頭歇偎(ki-ua)黃昏的邊界，開始給西月的雲蕊鏞一條柑仔色的布邊彼時，少年陳漢秋已經割好仔總草，兩個自底置溪坎頂仔做穡的查某人也收工欲行落溪邊洗跤手面，悠若行若將葵笠仔佻包覆巾提落來，離三十外米遠的少年陳漢秋認出這兩個查某人正是許賓的大姊佻老母，日暘自然順悠的身影徙向溪岸，阿兵哥看著有查某行來，攏趕緊跑落(kū-lue⁵)給身軀放低，聲嗽嘛變細，置許大姊佻悠阿母將欲靠近水邊的時，兩個阿兵哥洵洵倚起，毋著，是洵洵跳懸，啊…，兩個查某人同時大大下驚叫一聲隨幹頭緊走，少年陳漢秋聽味出迨置叫聲後壁彼句「不死(su)鬼」是許賓的大姊或是老母喝(huah)的，因為伊發覺彼兩個跳懸的阿兵哥原來是褪褲躡(lān)的時，嘛有聽著位家己嘴底飛出來的啊聲，這音帶一朶仔見誚的啊聲隨去互六个阿兵哥合齊哈出來的笑聲嵌無去。續落伊給許賓的大姊換做李幸珍，心內越子(zx)見誚。想到茲，釋一愁宛也「啊」一聲，趕緊給銀幕拆破。到底家己是佇睏佇眠夢或是佇坐禪佇冥想，伊家己嘛花去。

這欸情景最近迭迭出現置一愁的腦中，伊日暘一契，無喏久叨聽著查某人的笑聲、悟定春春白的手勢、報紙頂悟明揚揚得意的樂空雙運法，伊感覺這是野奸僧為著瞞人耳目所發明的說詞，呵！雙身密法，根本叨是掩胡破戒。釋一愁安呢想。佛法八萬四千法門，獨無這欸密法，毋過，伊嘛感覺茲个說詞用來形容有情男女的色愛號了有準確，故放一切束縛、心情放互鬆鬆、一路綿綿綿的快樂、結成枯魚入水的歡喜、到火烈金剛龍被紅艷水螺母溶去的瞬間親像由有人空雙身連體遁入互化自在天，這是愛的境界，情的明心見性—真情，毋是他化自在天、毋是佛的境界、毋是道的明心見性—正覺，全欸是秘門密法、全欸漸悟到頓悟的過程，但路途無全，終點亦無全，愛之空境界人人輪迴，道之空境界人出輪迴，兩項干單會使類比，絕對無法合一，這是欠真情、歪正覺的魔僧味當體悟的道理。

在釋一愁的凡身陳漢秋的传统想法裡，合(hah)人道的雙修法，干單婚嫁夫

5 緬慕蕊，音 vian-vo⁵lùi，記憶之花，英文 memory 的音譯，詞意詳見林央敏散文〈緬慕蕊〉。

妻或是真情男女才有心甘情願的交歡，前者入俗順世俗，後者出俗超世俗，兩種伊攏捌做過、有過，但茲攏已經是誠久以前的代誌矣，伊詳細回想，發覺悟明比丘恰蓮又比丘尼雙雙破戒的年齡大約是：

伊恰葉翠玉置隔開千山 22 年之後才熔做一堆千年軟玉的 38 歲～到～

伊恰林惠貞置跋涉萬水 25 年之後才合唱一條長長漁歌的 44 歲中間。

咁講悟明恰蓮尼也互久年相思一線牽才來犯戒？毋是，毋是，您是受著心魔所引情業所致，既然身入空門攏有色身愛染便是食菜食無清，這恰我的情形完全無全。釋一愁安呢想。這幾年來，伊干單置空茫上人交待伊記錄彼段流浪苦的時才有攏想著恰林惠貞置風雨中互相回歸的甜蜜，彼暝山頂的羊寮厝，冷風洒兩踎厝外伴奏，厝內暗淡的蠟燭光貼(da)置蠔罩頂閃爍，伊用指頭仔做目睷踎完全烏暗的被單內認真讀林惠貞這首美麗奧妙的情詩：雙子山下赤鷺飛，妳是桃花流水，我是鱖魚肥……。啊！停，昧使攏想，出家人昧使回想非非想的往事、沉迷置色塵的受想行識？停，昧使攏想，何況惠貞已經不在人世，無毒鬼王講伊回轉無塵界水想琉璃天矣。無量壽佛！釋一愁命令家已停止想入非非，試兩遍攏暗唸一句佛號才將心思切斷。這個時陣。咿嘻...呵呵...。洵洵聽著女人的淫笑…

咿嘻...多情菩薩，你佇懷念千山萬水恰桃花流水，阮姊妹來恰你合唱千年漁歌好否？

啊！啥人？一愁慄一慄，竟然有人聽著伊的心思，目睷睷金，看著三个美女出現置五、六米遠的面前，薄薄的紗仔巾給面的下半廓(gueh)包咧。

阮是慾界第六天的自在天女。倚置中央這個講煞，三个美女同時向一愁攏頭行禮。

慾界第六天？魔王波旬⁶的查仔子？一愁問，心內暗暗著驚。

嘿啦，我是愛念，伊是大姊愛慾，伊是小妹愛樂。愛念介紹三姊妹。

天女來茲何事？一愁問。

嘻呵...，父王慈悲，知影菩薩多情嗎孤單寂寞，被愛所煎，特別命阮三姊妹來服侍菩薩，幫忙菩薩消啟情慾。愛念講。

貧僧釋一愁，只是初習和尚，毋是什麼菩薩，天女認毋著人矣，攏再講...。一愁未講了，叨互第三自在天女拍斷話：

多情兄，你捌苦行菩薩行，攏苦修三乘道，置茲食苦幾落年，應該互阮姊妹給你度到快樂岸，這是你才有的福報呢。愛樂講。

無量壽佛，貧僧自從剃髮出家就一心向道，甘受五戒，嘛無被情慾所困，天女請回。

嘻嘻呵呵...，枵鬼假細膩，明明拄仔亦佇懷念男女雙修。愛慾講。

啊，無量壽佛，罪過。一愁講予家已聽。

大師叨互阮為你消罪除過吧，這是阮的責任。愛念講。

莫參伊講遐濟矣，看伊欲先揀誰(siang)。愛慾講煞，剝落紗仔巾，開始激出

6 波旬，又稱摩羅、天魔，是他化自在天的魔王，總是以誘惑、脅迫等方法企圖阻礙修行者。「摩羅」有陽具的意思，代表「妨礙修行的煩惱或慾望」。自在天女是他的女兒。

妖嬌的模樣。愛樂除了剝落紗仔巾，攞給胸前的霓衣剝開，做勢趴落去土跔行禮，互豐滿的乳房現一半。愛念剝落紗仔巾微微仔笑，現出白晰晰的嘴齒，對一愁撓(niàu)目眉、駛目箭。

茲是佛山聖地，天女不可汗穢(uè-sue^ˊ)。一愁急急叫停。

毋管啦，人叨是欲佷你好，選啊，緊選啊，嘻嘻...呵呵...。愛慾佷愛樂睬(chap)咧講。

三天女續落去，有的動目眉、使目尾；有的敞開頭髻，用白葱枝的指頭仔梳頭毛；有的手梳秀懸，互牛奶白的雙手露出脞(guè)耳孔；愛慾歸氣掣頭給薄離絲的霓衣褪掉，盡現胸炭佷尻脊骹(piaⁿ)，用手擲(bue)弄乳房；愛樂一手掌乳頭、一手拍肚臍；愛念雙手迴身軀.....。

無量壽佛。一愁細聲唸，同時給目睭契起。

自在天女繼續做戲弄的動作親像狗母錫(siaⁿ)狗公，有時剝落褲頭的瓔珞揮來一愁面前；有時剝落真珠耳鈎挑弛擊(kiàn)踎一愁腰部；一个幻化在室童女身；一个換作初嫁新娘身；一个變成中年婦女身，散發迷人奇異的芳味，看一愁猶原不動如山，須彌正坐，開始唱情歌跳朗斯(làng-sx^ˊ)，一曲優美的七字仔：

初春美景好時季 草木林樹當花開，
天女佳麗來相慰 春色紅艷莫辜違。
無上菩提道難成 奉勸回心惜女英，
櫻桃樹跔弄潮聲 軟骨纏綿結核形。
核形粒粒如佛頭 隨身做佛免劫後...

自在三姊妹若唱若跳，或坐或倚或縱，晃頭毛、搖尻川花、或伸手、或彎腰、或秀跔，褲頭逗逗落低亦毋攏(làng)起，做勢現出尻下彼塊陰濕的三角崙仔，愛慾甚至展伊可比蛇腰的軟身倒相向(dèr-siàng-hiang^ˊ)彎落去，互烏紅色的花蕊撐(tèⁿ)懸，像鮑魚唇的花瓣開一半；愛念重現洞房款款淫態，或長哼或短嘆，輕聲幼語叫情兄欲勾引一愁的記智；愛樂想欲搶頭著，開始欹(kī)身佷近，若跳舞若進前，觀看一愁的面色佷根識咁已經充滿熱沸沸(hut)的情慾色塵...。

曷？氣死人，儘是呵目睭契契！愛樂喝一聲。

哼！咱置茲舞規晡毋攏白弄的？我叨毋相信你喏鎮靜。愛慾轉受氣，大叫一聲，隨走來坐踎一愁的大腿頂，激腮妮(sāi-nai)給一愁的大腿珍(zun^ˊ)一下。

啊！一愁細叫一聲硬忍耐。愛樂毋甘願互大姊搶著頭著，也快步撇(chī)過來給一愁的頭面攬入懷中。安呢兩位天女差不多同時一人一手欲牽一愁的雙手來撫(hū)家己的乳房。

啊，魔女不可，呼...走！一愁大喝，學佛祖做獅吼，但無效，心一急債(pun)開天女的手，轉身擘開目睭位洞口邊搯一支竹尖鑽(zng^ˊ)，這是伊平時削來佷做齒托用的，攞搯一支布袋針，這是伊平時用來紩(tiⁿ)衫補袈裟用的，一手掙一項，無顧得憐香惜玉，也昧記得男人大丈夫，毋做拍查某的豬狗牛，翻身就向愛慾佷

愛樂光溜秀的身軀鑿過去，但針鑽鑿著天女的皮膚彼時，天女哀一聲，慘叫：

漢秋情哥哥，是阮啦！

啊！一愁瞻頭一看，大驚失色，趕緊停手。哪是翠玉伶惠貞？伊叫置心內，但力頭已經收束味牢，針鑽入肉的時，翠玉伶惠貞的形影洵洵消失去，彼个才踏三步，準備靠近一愁的愛念竟然是李幸珍。

大姊、小妹！恁有安怎否？李幸珍喝了，身影隨無去。

哪會安呢？一愁目睷掙掙(juě)咧，身軀半倒僂(tē)置洞口，這是坐禪坐甲誠忝併(pingˊ)落來歇暈？或是互慾、樂雙女搯倒的？想最後的情景，伊有小可耽心，假使若誠實是所愛女子的魂魄來入夢、來入禪，煞被伊出手傷害，欲安怎？嗯，無可能，翠玉應該抑在世，惠貞魂在清淨琉璃天，彼个李幸珍，嗯...1969 減 1931，已經 38 年毋捌看過，毋知生抑死，生則不知處，死則不知趣(chuˊ)，根本味來揣我，哼！一定是慾界天女幻化的。釋一愁安呢思量。到底家已是佇暈佇眠夢或是佇坐禪佇冥想，伊家已嘛分味清。